乾隆元和縣志

藝文

虎邱雲巖寺記

宋　王隨

夫元黄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古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名封川途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歛以之流衍雲屋比居風俗於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煙景何窮聯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涌山去吳

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墳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諸之劒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有玆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游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寳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劒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為虎邱焉故上有劒池或曰秦皇試劒池亦謂之磨劒池今則長十有三丈濶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劒

池無底淺雲根又云沉沉斂池水直上透滄溟後以
唐祖廟諱更爲武邱云其山又有劉師虎泉陸羽茶
井真娘墓生公說石俄現其鬼詩林巡回其仙取說
與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別
業以創爲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
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獄
牧武翊魏公庠改爲禪剎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
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
深中廻嶺於其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秘怕山移去日

蒋先教鐵寺門又云宿寔使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崇飛上出雲霄華殿山屹旁礙望日景物清輝寮守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璟之花競拆垂組影綴之彥雖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安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猶存羌難備叙禪伽用慈道行明潔智慎淵廓自招提宗門克奉禪君履飛偷於雲鶯所鎸文於金石愧先聖之歎輙成章於往揆教頭陀之碑聊寓言於彭贔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

月二十八日撰

王長洲祠堂記 先進虎邱後進縣治之東　　黃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古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天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未嘗不欲行其道乘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當然及乎立人朝則委身致主死生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爲也後世徒見古人功名鼎盛以爲是出於偶然不知胸中涵養早正素定非

一朝夕而紀旂常丹簡者特其粗也內翰王公元之自爲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乎平生大節散在信史夫人能言之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論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或不得而記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榷酒之弊憫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俗厚教化抑兼并裒流亡形諸議論垂詔後來者大率皆有深旨非涵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沒二

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微　令德
鄉穎川曾侯愼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并鏤歐
陽蘇黃三公詩贊於石嘗屬予序其大槩矣蓋曾侯
之去十有七年天台黃君宜實來拜公遺像于山歎
祠事之禮猶缺乃闢縣治之東建堂而奠焉而求文
以爲記竊謂人之出治莫難於始終一節昔王文公
介甫宰鄞有聲利興害除民甚便之其後坐廟堂臨
大政乃用其所以治鄞者治天下學術不正喜同惡
異爲相聲名滅於爲邑公則不然自令滿召試再陞

諫垓三登掖垣而晩入翰苑危言讜論裁抑冗費禁
戢游惰緩刑薄賦修德厚本一一爲上言之而愛民
之意前後一轍咸平以來卒爲名臣然則由百里之
政充而至於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哉長洲爲今壯
縣令宰名德前後相望有因是有聞而登宰輔者豈
公流風在人於今未衰耶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
苟爲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暇葺治而
獨於此焉惓惓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書之慶

六年黃由記

社壇記

孫應時

古之制祀以社次郊郊尊而社親尊故天子專之親故達於庶人非土不國非穀不食故有社斯有稷勾龍於土棄於穀厥有大造開濟萬世故以爲配春秋祈報之外救災出火師田行役獻功戮罪君臣上下日相與聽命於社禮樂刑政於是焉出故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世衰王制壞古義隱妖妄百出而祠廟蝟興襄天蠹民幻爲邪說日甚月滋上之人不以禁又從臾之天下郡縣雖通祀社稷世守不

廢以爲三代之舊章獨其制度之形似儀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歲再祀民不與觀也民於社日或各從其俚俗歌舞迎享醉飽相樂不知其何人且何禮也水旱禳祈奔走鄉織於社稷闕如也嗚呼知古者得無歎息於斯乎今令甲守令下車必視社稷飭壇壝而遵用或寡且陋曰小祀祀亦不親其事至若倚郭之縣自爲社於闤闠僻仄之間往往滅裂最甚長洲縣之社在吳郡城內當縣治西南四十九步荒毀有年慶元九年四月知縣事天台黃侯宜一 治新之

壇宇中度門垣覩深逵巷衢闢身率僚吏時祀必謹黃侯倫者爲縣如古循吏多善政可論此其細事若不待書辨然愛禮者存羊因今之制存古之意君子重之縣實小侯承天子之命司社與民周末有忽畧社稷而能父母其民者也然則凡黃侯之善政乃自社稷壇始于是以記之因詔來者知所繼焉六年八月記

新建和靖尹先生祠記　　黃幹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邱西庵榜曰三畏齋所

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寫即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適守太學博士丁君焴始度廢。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襃爲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蘇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秘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力

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衣外祠仰戊申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爲歸也後二年竟沒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寓於世如此葢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所見者經幃進講門人記錄耳雖卽其所寓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

戴義終其身而不徇非盛德能若是乎禮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轇轕萬變日陳乎前而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宗之深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顧其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若毛髮許莽其所守者可數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媿有志於道者亦可以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哉

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念之於斯而得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黃幹記

景文堂記

趙與訔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爲文屬郡倅狀元柴成務爲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攷意者强家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縣事宋

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於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爲尹肅公請謚趨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勲與汪從諸公共薦於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補大夫列詞於郡趣開試乃卽遊縣廢院爲講習之所師友畢糧月試旬課户屨群集於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爲學捐俸餘與束修之入葺而新之簽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有爭沒官田爲擬充學廪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像設崇講堂賢舍翼如黔佩穆如皆無負天朔建

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景文丐文於守守屬與隆爲之記然則朱君之意其惟范希文之是景乎與隆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勳鉅節掀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閻利病凡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而偉之及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學爲先務慶歷中開天章閣召問輔臣爲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摛章演義云乎哉吳爲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

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所有學不於文正乎景其誰景耶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創之艱難盍知所以自立云歲淳改元中元月記

長洲縣學記　　俞挨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爲縣詎可缺歟按吳郡誌唐置長洲縣距今三百餘年而學不建豈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未之問歟景定壬戌詔縣增立學用丕儒教朱君楚材實在此選至之乃歎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席不講

惕然以惟鄉寓劉公震孫刻其行於郡邹近縣廢寺
爲肄習之所士不問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
考德問業於此可觀宋君又慨無以繼乃裒俸餘與
來倅之入請於郡因寺建學以悠悠久太守陳公均
親來相度指前一塔巍如文筆顧而揖曰殆天相歟
於是徙佛像於他所宋君遂與諸公經之營之新者
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由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
庖湢靡不具備起於乙卯春成於丙寅夏民有爭田
不決前守撥充養士具上於朝會召入李公鏞來守

是邪悉以歸之而士有所蒙宋君之志亦少舒矣

屬予記之辭不敏請盡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吃緊

誨人處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人之

所以靈於萬物者以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

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

之而不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

知敬其兄是之爲本心物交物引而去之此心放矣

從耳之欲而敎婬哇從目之欲而悅紛華從口之欲

而飫肥甘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亦莫不然若放

而不求流而忘返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illegible]
未嘗汎濫反而求之心在內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一息而游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盜跖之淵聖狂
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豈倏於形着哉有所
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之
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謂
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槁木付此心無所用哉自
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

暹是非而推禮與智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發天地贊化育此君子所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矧今撤繕廬而敞儒宮立師道而新士習同堂合席相與講明當何如哉苑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體終而充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爲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記

建滅渡橋記　元　張元[illegible]

吳城東南有埠接吳江達臨安孔道也由赤門灣距門水道闊之非舟不行舟人横暴侵凌戕客風[illegible]

雨昏或顛越取貨崑山僧敬修殘澄其厄僅得免趙
請公廷法治之既思創建石梁利濟永久偕里人陳
玠張光福徧勸耜城誠以感物公以服衆儉以集事
期月金錢彙萃爰興工作始大德二年十月訖工四
年三月橋成長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廣視高
之半有加工費六千有奇錢三千有奇南北往來踴
躍稱慶名濊渡志平横暴也杠梁王政之一 成於衆
梁氏教有位者惡焉因士民請誌其緣起刻於石以
待後之修復者大德四年平江路長洲縣知縣張元

亭記

長洲縣學記　　陳旅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民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地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爲足尚哉宋世志學事者常假吳縣浮圖氏之室以爲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學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圖氏不可久假遂即長洲縣舍爲孔子廟大德六

寧縣從鹿郡治十年移驛村借縣署設庠序添兩廡
師弟子登降周旋相讓處六無所於依不足副國家
右文之盛心邦人宣德原碩而歎曰長湖爲吳鉅邑
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勸學若此吾輩非其民而與
其民同郡況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
席先世貲產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具衣食于吾私
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公聞而喜
曰是能舒吾責者盍以禮勸之成於是築吉日除故
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開黄庭穿門翼以遂

廡後爲兩齋爲堂爲府庫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攻作堅緻浙右邑校蓋未有能勝之者又属名工塑上爲先聖四俑十哲之像而繪群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充其在此者元再元之三年三月經始明年十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奉崇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爲是者乎後原又以爲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徙爲是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干畝爲學田以實之五年[illegible]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

記蘇州府學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 一方家
之築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而
學設於此得無不獨及乎鄉閭之士者民之秀也秀
民雖生窮鄉不欲自局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游通
都名城以光廣其所學而姑蘇為郡當東南大道之
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
聞之富退而講習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譽著
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善
俗況多士哉子若邑之秀民也能益美其身以歸表

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爲記德原字靜遠篤愼闓敏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襮今爲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爲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養於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爲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然

豈獨地之脉哉要皆以農力致之者賦既重而又困於有力之家於是農始弊矣盜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獲不能也故必舉借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追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有假貸以爲生卒至於鬻産屋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爲游手末作則利減租賦虧矣宜德五年太守況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爲憂旨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況侯白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勿克就七年秋蘇

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況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倉蓋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為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部令賑恤而蘇州飢民四十餘萬戶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賑田里多餓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皆厚取於民而不即輸之官逋負者累歲公欲

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大次當場擇人總收而發運司劉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赴南京倉以爲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川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請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況侯以爲善力贊其決請於朝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積貯之贏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民饑凡糧

之遠邇有失及欠負者亦於此取借賠納秋成止如數歲官若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倍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常熟六縣之倉以時為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冊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於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盡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並城隍神祠以儆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焉宣德九年江

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乃民不知饑皆大喜相率而祝侯請曰朝廷於念我民簡在大臣以撫我且北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於衣食迫於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贊相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況毅然之屬前史官

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餘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
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
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高皇帝常出楮幣偏天下者
老俾積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志也歷歲浸久其
弊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知問而豪右兼併
之家蓋無處無之周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
蘇州哉今蘇人得我周公以沈毅閎達之資推行天
子恤民之仁況侯以剛敏勤慎佐之收其柱賸以施
貲惠而民免於餓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

傳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人之賢不偹
而行之能否亦由此可考焉

重建寶帶橋記　陳循

蘇州府城之東南半舍古運河之西有橋曰寶帶按
運河自漢武帝時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亙震澤東
瀰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
且隄障之以為挽舟之路實今為郡之要道也然河
之支流斷隄而人要松江以達於海者隄下可通橋
所為建也仲舒鬻所束寶帶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

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致傾圮無遺有司架木以濟行旅毎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周公忱如以工部右侍郎巡撫茲地視之興慨乃與知府朱勝謀曰是役工費浩繁不可輕舉乃戒有司豫備工材之用又四年爲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文吳縣知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咸具而俾耆民李禎等董其工橋長千三百二十尺洞共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之三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千六百丈木四萬千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觔鐵一萬四百

舫米二千六百石倚俛成咸贊頌盧且淵公與朱侯經畫之得宜縣大夫森命耀哲之有功其志甚大不可無記命錫以考績進京師來求爲文以爲政之道在於惠民惠民之事苟有所當爲雖聖賢亦未嘗嫌於勞而不爲孔子言政之美而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詔事之有關於王政雖費且勞亦不爲過而況於不勞者乎況於惠而不費者乎諸公之爲惠於是邦而能勉聖賢之所不嫌其遊出

於衆人之從政也遠矣斯橋之建舟楫得往來之安行旅無徒涉之患商賈無盜賊之虞郡邑省屢葺之苦其於惠也孰大焉予故嘉之而爲記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交南還縣耆老浦嗣昌迓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南十里許有土隆然起若覆笠而枕于運河之陽舊有石梁跨其上廢凡四十餘年有司憫工鉅而費欲爲木爲梁既高且危欹風雨晨夕間尙苦提攜熱

蘇負荷而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公巡撫東吳叢務既飭大慈人望爰命郡守黃岩林侯同丈尹山為民涉之病者易木以石乎捐俸以倡之橋不踰年而底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丈二尺而廣視其高三分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九百有奇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滅渡寶帶二橋正統初大司空廬陵周公嘗命郡守況侯成之尹山雖同峙吳城之南獨遺之而未舉豈非有待二君子乎噫橋聿成於久廢之餘功甚難也劉

公能廓先聖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願為文誌之以為頌予曰事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產春秋惠人也捐所乘輿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蓋謂政有大於此者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於治蜀而橋梁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於病涉矣何必市惠以徼民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蘇人歌頌踰于鄭輿人之頌推是德于人人當不止于治矣

也系以詩曰尹山有橋界于吳城古渡天隨來游其畋郡憲治吳大施厥德命彼郡侯俾復以石過者思矯有乘其無斁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艮隅剏于前元至正中成化壬辰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鋁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郡陽邵侯齋始至展謁廟行學頓瞻庭宇敞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曰是我輩責也將撤而新之侯任其事持以告巡撫右副都御

史古沭畢公亭因出公帑羨餘金爲相邑令余金祝
畩爲覩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受命之嚴守敦厥役費
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鳩工和會始工于是年
八月迄工于明年五月左廟右學式如恆度正堂四
楹兩序拱向棨戟門列牆垣外罘罳廟之規也講肄有
堂合食有所庖廩對峙燕私區別學之制也輪奐翬
翼丹青黝堊稱所宜有附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
屬長貳師生釋菜禮容恪恭氣象彌新黃白之叟衣
冠之彥環望咨嗟知所感奮于是教諭陳裕與諸講

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其與作請郎侯記之侯惟
不伐是崇遜出爲謙能示不能問道肯者于昔衆幅
致勸生徒于天衢王泰遂屬時正作記自撰舊緬老
益繁無攸請詞辭　生曰此太守之意亦泰等師生
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于天而委重于聖人
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有堯舜禹湯文武
斯道行于天下臣焉有皋契伊傅周召斯道行於其
君運際亨嘉治隆熙治不可尚矣吾夫子生於周末
適丁蔑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可皋

契伊傳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删述傳弟子以韶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察人之極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以功去賢于堯舜恩云同乎兩極學以宗之蓋世無違廟以祀之天下廱間惟蕩蕩巍巍罔不以廟學而加隆於然而由學尊廟恒兆乎顯之化因廟表學式昔毓才之直化理攸繫不亦大哉因計茲學多歷年所衰替分符幾何人也閱歲月之如流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諸君子于

覲政之初志惟本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不期月而有成因知風化急所先務其重道與賢端有微矣惟茲髦士有聖賢爲之依歸有師友養其講習有籩有豆得以優游厭飫于詩書禮樂之域者可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國家列聖相承道德致翮勸必我夫子之道是準而必有夫子道繼是稽與端他道不得雜之亦既遵越前代以還虞周雍熙泰和之盛矣其所以建千萬年不拔之丕基而有以養夫股肱耳目左右後先者正有望於後賢也維茲髦士幸際昌期窮

經致用惟忠無之弗患行之而弗牖維忠不能行知而不能行于窮經也奚爲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辭之必以其實也詩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知藝之當後于實踐也無徒富口耳美文華而亡實行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敎以無負國家作養之盛諸君子重道與賢之至意惟藩維翰爲楨爲石庶幾皐夔諸臣事業堯舜君民尚在諸生士之自勉也若夫諸駿奔執事姓名工竣材具數目則幷載之其際

捐義田記

華鼎捐田在晉信鄉二十三都九圖　吳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足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天下雖堯舜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居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賞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

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制田以特供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狹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爲享馨香非閟肥腯芬陳殿廡參差佐特虛設邑人華翁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爲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

郡賦彼有田以充日用釋菜之費緊此獨無甚爲缺
典願割常稔田二十畝籍於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
充之於時教諭四明陳君訓導章浦趙君會稽朱君
咸嘉其意爲白於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公曰此義
士也遂移於郡邑俾籍其田如當之願既又曰歲月
漸久田將不至於廢乎是宜刻石以示後人會郡守
鄱陽邱侯去任不果未幾盩吾劉侯以監察御史來
代而陽曲趙侯亦以進士出爲邑令相與奉行惟謹
於是陳君等以書來京師屬余記之嗟夫夫子之道

如天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沾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修不足以彰其功德蓋雖欲報之有不可得而報者而當復爲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而已則其爲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貲浮屠老子以妥希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以觀況有若當之好德若此可靜無記當學維縣本常之無錫人爲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動約謹厚鄉人以爲賢

浚河隄記　　吳寬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迹然水所瀦輒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大既曰具區不應復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既資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浚深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困於乘載之

利然而風波猝與湍激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旁有蘆藪以行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於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宏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勅求督水利始白於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

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叢苧治河
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
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
以爲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
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
野水利大與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
乎至是巡撫爲左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
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
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工之

興春秋蓮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逆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蓄者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眾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蓄耕者無澇浸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

殺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買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溥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厰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琫知縣劉珂鄭璠縣丞賈允聿贊喩秉則勢彌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傳君使來以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若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尙識祀之以無隳其功云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

者貴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頹然數尺重而不
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藐
之君子則貴之豈徒貴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
殆與魯璵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
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吳舟輕恐覆取
巨石爲裝載其廉卽此公家婁門之内臨頓里之北
石當民家至今猶存而堙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
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
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異之謂

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
乎人者在頑其石僻在東戍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
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吳縣
知縣鄺鄉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豎察院之
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遯久
湮而顯覩者闃然足跡不絕皆目古之才御史必以
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揚之
況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
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

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亞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者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遯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宏治丙辰四月二日越月而亭成樊君旣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復刻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重築沙湖堤記

唐肅升

昔在宏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河堤至於今蓋有百
年矣駭川蕩決堙摧齧蝕殆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
不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會司
徒郎晉公來治關梁別弊覈奸商旅咸集歲額之外
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
於常課以困後來者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
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許曰用曹公之遺於
沙河其澤可以永久遂令郡縣庀木石之數度畚鍤
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堤七十五丈高十尺

廣六尺五闊月金蠡而堤成焉內涵外流狂瀾不與
東船西舫如涉康莊民甚樂余觀太湖從三江東下
其泛溢四出者遇湧漲則復成湖沙湖在郡城之東
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四縣走集之地公私期
會與百貨之出入毋論晝夜騖犇舳艫相望一旦
南風驅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驤舟黏北岸尺寸不
得行北風驟至則漂蕩入湖中檣摧檝折如箭脫弦
故奸人依以爲狐穴盲風怪雨之日則烏聚鼠伏伺
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種之田方芽之春稼成之秋

風起浪涌一望汗漫不見蹤跡此昔人之所爲作志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使數十年之後湖堤毀廢波濤橫衍道路多艱亦孰知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爲意也以今之將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遊波流潦之匯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於民捍患救災垂無窮之休使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迹來之後毀而復成之

皆若斯堤之不壞也則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重修夾浦橋記　　沈蕭

吳淞澱湖諸水會於其區流而為三江以入於海水出地中行其最衝要之處則有夾浦橋其地去郡城四十里在黏魚口之下流衆水所經水勢迅疾舟楫不能橫截中流而渡南通澱湖北接淮揚實為漕運孔道將或烈風甚雨篙入楫辛役多告艱宋紹興初建為石橋□□稱便橋有五空因以五星為名西其區之水由吳淞以達諸湖奔流日夜滌有停息

遂爲深淵人疑其下伏蛟龍我朝宣德間一夕大水
南遂傾圮久未有復之者詔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
公忱創爲浮橋以代之造船一十六艘鎖以鐵繩架
爲浮橋上濟渡下通泄權宜無逾此制歲久屢葺屢
壞行者亦無問阻遷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瓜涇徐
公源與其弟南昌經歷君澄數過此切以爲憂適冬
官正郎傳公漸奉勅治水乃具利害白之公臨視數
四擬復建石梁謀於郡守曹公鳳乃集鄉人野老計
之濶三十六丈深加五之一或又擬其成之難者乃

命長洲尹劉君珂吳江尹孫君傑絡繹往返議皆如前公仰思切切有問曰得之矣無易前人成制吾但集材鼎新捐荒圖豐而已又令通判沈君浦陳君暐縣尹劉君澤復視之皆曰宜然遂增船四艘併舊凡二十選貞楠募良工俾縣丞竇君名瑜君秉協董其事自浦南遞北其維之貫之之具悉倍於前斤之補之之工咸精於昔又衡於梁者加豐厚之木緊於圻者盡鞏固之方步而履之有若平地俯而視之頓忘其險更置守者六人人有厚給寓有安居勞逸屡[illegible]

檄行而勞者有所慰宏治庚申季冬十九日橋成鄉人聚而觀之咸曰休哉不以智眾而溥其利而享其永其功豈小補哉爰徵文於蕭刻石以昭不朽嘉以為知水道者事疏瀹利徒涉者建橋梁橋梁建立實有賴於疏瀹之勢疏瀹川澤舒多略乎橋梁之舉二者將安處乎求其水道疏通而橋梁修舉並行不悖而彼此均利莫如浮橋其孰能與於此哉傳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是役也其庶幾乎率由美政步武芳躅不倍乎疏瀹之道而得乎博濟之

術則其識量宏遠夫豈後生末學所能窺哉因敘其顛末俾後之人知所考云

吳郡建文丞相祠碑記　王鏊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宋世以身殉國能信大義於天下者視前代爲獨盛而文丞相之死尤偉且顯其許國之志屢躓而奮百挫不回至於今愚夫孺子皆知其爲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若公可謂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然皆居其官死其事謀

也方元兵渡江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于時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慨然奬率三軍毀家狥國其氣凜然蓋天下及挺身使敵被執而逆流離閒關山樓海嶺辛達行在當是時宋蓋亡矣猶號召義旅克復州縣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祈死不死卒致之燕雖元之君臣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卒死柴市從容南向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定于中非若倉卒履變抗慨殺身之為此公之死所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者讀其傳誦其詩恭其志

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欵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犄角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乎二州戮力勢或可支即不能支素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徐爲之備不致倉卒銜璧一旦殄而亡國也其後公過吳門咸念悽愴民聞公至無不垂涕者于此見公之惓惓于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既死燕京廬陵皆有祠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

盡公之裔冑也予斗願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于朝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司春秋享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斗請予記其事于麗牲以詔來裔銘曰嘻吳故墟有魏淅宮宮祀爲誰丞相信公有元吞噬兼并中夏飲馬長江已無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吾伸吾義靡知存亡崎嶇嶺海有死無二卒死于燕卓哉正氣公身可殺公志莫移于萬斯年其氣烈烈撐持乾坤昭揭日月惟忠惟義率土嚮之況茲吳門公所素治公治于吳不能

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公允公遺後復吳居作廟
世守帝命所命綱常民彝弗渝弗墜饗祀千秋爲世
臣礪

正氣堂記　　　　　　　顧鼎臣

監察御史謝君琛按吳之五閱月上吉故宋少保右
承相信國公文天祥當宋季年以勤王之師開閫平
江凡幾月雖事出倉卒而功德顯著去數百年而郡
人思之不忘法應祠祀宜令有司建祠歲時致祭復
其子孫之在吳者一人守之祠曰可下是有司奉詔

恐後越歲祠成又于祠之陰地為堂三楹大學士長沙李公東陽書其榜曰正氣堂取公所作歌而表識之也其裔胄監察御史森屬鼎臣為記夫一元之氣其初混然陰陽迭運不齊而邪正形焉是故為災祥為治亂為君子小人為華夏蠻貊雖變故相尋而正氣之在天下未嘗一日泯也是氣也得其常則為君臣之都俞父子之慈愛夫婦之和樂得其變則婦死于節子死于孝臣死于忠不可易也君子得天地陰陽之正而不餒于物故其氣之所至雷霆為之威日

月爲之明金石爲之開江漢爲之流鬼神爲之昭四維以張三綱以正人極以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惟其正也公當有宋末造以身殉國殫力恢復屢踣益奮國亡身繫不屈不撓卒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是非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者能若是乎公之言曰身爲宋臣豈事二姓嗚呼南渡宰相皆秦檜、似道陳宜中留夢炎之徒豢養富貴恩禮優渥天子固以心膂待之者也而嗜利偷生貢國事仇曾

不以宋臣自命以公之正氣槩之如鬼蜮龔儆不道者也而後世秉蘇之好以斧鉞之誅有較然不容混者矣爲邪爲正果孰得而孰失哉或者以公卹乎江凡三閱月爾名實未加追而祀之其義何居君子曰帝昺之世三光不明人文幾墜天下一大厄也惟公爲能信大義嚴大分守正處順其節可上擬夷齊之諫周孔明之輔漢求仁得仁光昭百世絜德度功所在廟祀宜也矧公嘗守茲土吳中人士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者乎誠使郡縣之吏歲時對越學士

大夫載瞻遺像族屬世胄仰思前烈油然興起其忠孝之心則于國家治教豈小補哉

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朱希周

長洲爲蘇之鉅邑而附于郡治自宋景定間始立學于城之東北厥後毀而復創至于國朝又嘗拓地而改建矣顧其地猶爲卑隘頃數諭蕭君文佐謀于諸生爲遷改之計咸謂城東有僧寺高爽宏壯建學惟稱乃白于巡撫都憲歐陽公鐸夏公邦謨提學侍御　公天馭巡按侍御趙公繼本皆曰可旣而有滋惑

之弊其事遂寢越明年許公復自下巡按侍御舒汀而郡守王侯廷縣令吳君世良亦以為請公乃躬詣僧寺而遍閱焉嘆曰彼僧徒之居者若是其侈耶學校為養士之地顧非若耶是固所當遂改者不可已也遂委通守營建俾其縣令張君道與吳君專董其事而貳守王君文儒通守包君梧斗君佐節推陳君一德亦共為之規畫于是卽其宮室之舊或飾而為新或撤而改造悉以舊學之可用者合而成之其制廟學皆南向其左由櫺星門而入重之以戟門而

中爲先師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右由儒學門而入重之以禮門而中爲明倫堂堂之旁爲兩齋門進德曰修業而齋之南北諸生之房列焉廟之北爲啟聖祠又北曰尊經閣堂之北爲名宦鄉賢二祠又北則纍石爲山山之上爲敬一亭亭御製也若夫櫺星門之前則樹以綽楔儒學門之外則鑿爲泮池祭器有庫射圃有亭會饌有堂游息有所以至廨宇倉廩之類各量其地之所宜而建室焉其隙也則有田數畝可供粢盛而爲閣者三爲橋者三爲池爲舫者各一凡

游觀之具靡不備矣乃若茲地之形勝則山拱于西
水滙于東前有橋曰升龍內有河曰玉帶靈秀所鍾
殆若預爲學宮設者豈偶然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
辛丑十二月以明年三月落成蓋由諸君之董其事
者勤于綜理夙夜弗懈故其成功之速如此王侯暨
吳君謂侍御與學之功不可以無紀乃屬予爲記
惟昔泮宮之作見于魯頌今其規制雖不可考然觀
詩人所以張大其事則其宮室之壯觀可想見也聖
朝誕敷文教凡天下郡縣皆立泮宮視古列國之制

固無異者抑豈可與臨而弗稱哉若茲學之改建其宏麗壯偉無復加矣然豈徒為觀美而已乎將使士之游其所者德于是而進焉業于是而修焉斯不為虛設已耳蓋嘗觀乎學宮其堂之高大而光明也有似乎君子之道致廣大而極高明者焉其闢之而方以固也有似乎德之嚴正見于威儀之抑抑者焉其黝堊丹漆渙乎華采之溢目也有似乎文章之盛膏沃而光燿者焉然則入其門而登其堂者得無有所發而激厲乎吳中素稱文獻之邦蓋予游之遺風

在爲士之鄕學固其所也然又有爲之作興者哉自是人才之盛當益倍于往昔其出而爲國家用者將不勝其多矣是固監司守令期望之意也侍御公拔吳風紀大振威德並施其善政不可殫述而建學造士尤有關于風化者故記之以示永久俾後之人有考焉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文徵明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

子釋菜于先師孔子于新宮桓桓豆籩維餙陟降旋辟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既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于某曰維茲長洲實蘇之輔邑有廟學而制統于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旅拜于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肴薄不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牢醴徵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于故事是故或舉或不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

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即浮屠藏殿爲之狹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唯其庳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爲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歎慨然以起廢爲任節用制財乘時儲工爰相厥攸亟請于監司于郡守旣議克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至庖庾廥湢之屬亦以次告成甃以密石華以丹堊翬奐嚴翼貫亢實堅乃斥隙地俾居

民占業而稅其間架牟其所入以給歲祀于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盛弗晉嚮某故學諸生也俾有逃焉維古士見于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長洲為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宜有常貢士遊於學有常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視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為是豈獨行禮哉亦以復國家立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為禮之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為詳而其任

爲學官蓋仕者必選自有司歟於禮部然後登用者
固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
爲正而他途者不與宋慶歷間嘗詔天下立學校於
然惟州郡有之縣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於學制
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今內自經甸外而荒
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刃必選于
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
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于治理關于實用粹然必出
于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于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

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名卿鉅人所以出而爲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致身効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世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爲支離靡濫爲不足爲而惟坐談名理標示元遠以爲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爲惓惓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

今之所謂學校特具文耳而何以興爲是觀其跡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己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爾相是役者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璿

射圃記　袁袠

長洲縣學蓋故有射圃云孫侯視學之明年整一法

軌興修故典士既聞風乃考藝章術典訓曰維是射圃之不治鞠爲灌莽于何考德事其在我乃即祀殿之東隙閑而卜食焉芟夷攝翳羅剔砂礫量物鳩徒庀材計庸凝土搏埴基址既定辨階位列方次書侯壘豊軒堂門楹翬革茨張而射圃完矣乃屬記于予書不云乎侯以明之習於虞庠試於澤宮大禮社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明興文教熙洽迴來承平既久而法禁漸弛黌校前圯講肄無所又何射圃之能爲君子曰孫侯其達于禮矣今天下之頁教者皆若人

爲禮教其行矣乎是故記之以志興廢且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遷建和靖先生書院記

袁褧

和靖書院舊在虎邱西庵遺基久湮天水胡公纘宗來守茲土考道之暇大懼荒沒爲往哲羞抑無以法將來卽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學者罕至乃徙祠于龍興寺榜其門曰和靖書院顏其堂曰三畏列楹周阿揭虔妥靈顧瞻弁裳聳焉起敬又以香火于緇衣供歲久浸怠乃選膠庠弟子員絃誦其中修

皇王之業趨孔孟之軌以無忘和靖先生之意公暇則遊焉橫經析疑弱督肆習設俎豆釀爵于堂上懸夏楚朴箠于堂下董以學官申以科條將使四方則之後世傳之曰蘇湖之教其再見乎公之志也初尹肅公師事伊川爲程門高弟遭宋不造闔室嬰金人之害沉淵逃劉豫之聘振鐸于茲卒以窮死所寓齋亭又復圮壞使其不得志於當時者又將無聞于後世惜哉公是舉也兼三善焉人謂昔之鬼以揚異教崇往哲以修典刑振黌序以訓羣胄後之人能守其

故與時加敦勸俾無遺墜則觀斯之什協于閎音漸仁誦法孔子而不知相訪于古道者其何賴于茲院成命褒記其事而鑱之于石

定慧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

黃省曾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宋祥符中眞宗皇帝賜今額歲得編度一人裵爲叢林習道之所于時沙門顒師自發戒香重于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也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別幽渠攬竹構爲淸軒命之曰嘯蓋特欽公舒灑氣抒暢高襟也入我聖代日淨因

者永樂中修俊藏典以名緇見徵歸明杜影精摹銀書方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珍盡宏清紹正統中告圯于郡守況公捐祿爲望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巡撫南國命核莫助蘇寺懸本永之瑤琅志言在紀總是以觀則此利越歷雖緬而序業如一也歲之庚子秀釋仁濟龍屢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結帶娛語終日凡蘇公毅昔之所響爲箴行樂月引歸步信乎幽寂之境非鴻遁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日住持守成暁捧公編因而請記予諾而語之曰古宋而來

世運鼎革炎之華堂戟府化爲茅纏紛而廢矣獨茲存者幸而托于荒凉寥落之外乃巍歷而猶存可俾後賢緣此仰追超迴之躅則釋氏之有德于公者亦遠矣乃令守成繪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嗣顯師繼闢之懷予也作記標牖以誌蘇公之闕廢周況二公崇尚前哲殷勤維緒之澤或有嘉遂也嘉靖庚子三月望

新建文星閣記　徐顯卿

長洲縣建學故在郡城東北當事者爲二百年來離

科第不乏然而科第不元仕宦不相乃遷城東南改福寧寺爲學宮自嘉靖辛丑迄今六十年科第仕宦者如故不加盛萬歷己丑侍御李君故長洲令來按吾蘇加意學校時臨府周公精形家言同詣學周遍相視謂右翼雙浮圖是曰文筆左缺不稱當有所建豎于是邑候陳君捐俸築基屬博士吳君董治之崇二丈餘擬搆笥閣又八年而邑候江君復捐俸經營請于開府趙公觀察曹公彭公各徹發贖鍰邑博黃君吳君陳君復請余爲疏倡諸縉紳先生各捐貲金

助役鳩工庀材以典史唐惟仁諸生劉何傾其事越月告成雉堞巍峩金碧陸離踪如翼如識者謂長洲士今茲益彬彬盛矣于是邑侯江君邑博黃君袁君陳君請余爲記余聞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夠邇茲閣當事諸公寧爲長洲士科第仕宦計哉科第非人材不重人材非科第不顯若謂科第爲人材是謂庠序卽禮樂也而可乎自古不愧科名者尠其不科第而享四海千秋之名者不乏則科第重乎人材重乎當世重科第士之嚴穴閭巷者

立德立言其于立功無當也則國家何賴焉試閱科第題名其功在朝廷望重華夏而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名者此人材不愧科第者也其擬魏科歷卿相一時一鄉非不籍甚其身尚在或身歿未幾身名翳如邵諸博學多聞文章命世之士而泯然不知爲何人不能名其一事之善者此科第也非人材也科第人材判然若兩物士君子亦可知所重矣然則當道諸公所爲惓惓者作士育材云爾寧爲科第乎哉自茲長洲士有如韓獎毅雍孔侍郎鏞[illegible]則茲[illegible]

雖與麒麟變烟並峙可也李君名嘉民余甲戌分校
門所取士周公名維翰公名可懷曹公名時聘彭
公名國光邑令陳侯名其志江侯名盈科博士吳君
名上治黃君名承誥袁君名本懷君名朝東茲兩突
兀數公麗石不朽矣

宋文丞相祠碑記　江盈科

姑蘇祠文丞相以丞相曾守平江功德在民而其子
孫有自徙家姑蘇者能世丞相之祀奉祠衣裳而俎
豆焉祠因故學宮規模宏敞足以觀瞻乃歲久圮廢

垣墻標牖剝落斷缺肖像蕪㙒丹繪罔飭過科拜謁庭階四顧愴惻用是稍捐俸庶葺而新之爰妥厥靈因爲之記曰嗟乎人臣之忠莫大于忘其家與其身而不忍忘其國人臣之功莫大于以其國存莫難于使其國不待存而存亡而不亡夫惟求天下之至忠乃能爲天下之所至難斯丞相之謂乎夫丞相生平載在國史不啻詳矣乃說者疑其志大而才疏倘所稱以成敗論人者耶余竊謂載籍以還人臣之忠莫大于丞相而爲人臣之所難爲亦莫過于丞相蓋扂靡

邱園人所戀也而公捐金募士破産勤王無少靳惜室家人所暱也而公糟糠仳離美人塵土無少挂繫子女人所愛也而公黃口中隕白璧委道無少牽繫頭顱髮膚人所百計圖全也而公蹈虎尾臨不測以遂殺身成仁之素志精貫白虹義指皎日可不謂天下之大忠耶當是時紹興之師不長海島之舟已覆回首中原黍禾滿目然魯陽之戈一奮空拳之士不難沫血采薇之魂尚延控弦之衆相顧喘息纍纍則元之君臣蓋不敢抑海上奏凱之會為宋亡之年而直

以柴市就刑之歲爲宋亡之日嗚呼公存而宋存公亡而宋亡公之關于宋何如哉且也正氣一歌塞奸邪之魄成仁一贊感鬼神之泣使夫學有宋之士者不能收有宋之人心斬世元之國脉者不能奪孤臣之志氣天柱以扶地維以植則公之在天壤所謂日星河岳亘古常存者與噫苟非至忠孰能爲其至難有祈斯者記成之日勒于貞珉用彰往烈榮告後人

役田記

江盈科

丁役民之分也然在上者必度其力之所能堪節力

所能堪或因役以疲至于有所不勝而難乎其繼則其爲上者之過矣夫圉人之御牛馬引重致遠鞭策役之豈不甚勞然而困斃據下者較少何也蓋豈其不肯均其賤更故力常蓄而不竭是以雖勞而不死爲人上者通乎圉人之道以御民即歲役其民必不至于不勝而不可繼余之令長洲也自漕糧二十萬石聽衛卒輸稅外計所應運白粮凡若干半輸京都半輸陪都歲役凡若干人陪都稍近轉運稍易京都最遠且難舟楫徒旅守候交割騷然系費校算額編

貼役銀米載在經賦者非不與其役相稱而余猶皇皇然念其或疲于力而終至于不可繼也于是爲置役田役田有三項其一爲省存夫船銀所置買者其一追原役田銀另買者其一爲士夫田多之家欲爲子孫蠲役而割田十之一以助往役之人也者共計三項得田二千九十四畝歲除賦稅之入以其花利九石七十一石計民之領南北運者就中酌權遠近爲難易而輕重布之號曰役米蓋欲使往役之人[illegible][illegible]藉而不疲于力或曰額編有貼矣又復貼之

不過豐乎是不然御牛馬者閒豐其水草不閒惜水草之過豐而撙節之凡以恤其力而使之為可繼耳且也往役之人其力能堪則不至于輾轉攀累而閭里之民皆得其所故置役田者所以安往役之人也亦即所以安一邑之人也爰發其義以告來茲用勒諸石樹儀門之左

築婁江石堤記　萬歷四十三年　文震孟

蘇故澤國也江淮之水繇京口歷毘陵從蘇注海震澤滙宣歙苕霅之巨浸宣吐于長崑二邑間而婁江

賞所縣道至和塘最當其衝蕩云自宋轉運使喬維嶽決堤爲涇水患滋起以迄乎今當事者苦于任事之難至插棘樹版以殺水勢亦幾無謀矣廣濟胡梃士容自嘉定令移荆長洲日延父老問所疾苦而知婁江之塘不可緩也曰是且病涉病溺病飛輓病農誰司民牧責可諉諸既又相度土宜而知非石堤無以障水勢經始焉里計者四十有五丈計者六千七百橋計者二十有六其巨者三十有八金錢計者萬五千有奇顧邑民貧府庫竭莫可調發借撥導河官

紓之羨金不滿千悉捐歲俸與贖鍰所入集好義之
衆期月而成自長至皇長堤如帶屹然如山于是行
者歌于道樵人歌于河農歌于野穡人成功更以其
羸金益盡捐祿俸買田三頃其半以屬耆老為永堤
計且將續海虞松陵之役而半以給澤宮貧士俾免
于寒飢侯乃過予而言曰不佞茲役也幸借賢士大
夫之寵靈與父老子弟之力獲藉手報績請記焉非
以耀成事也此堤一日而不毀即不佞之所以懷士
大夫與父老子弟者一日而不忘吁侯之材豈不甚

異哉顧其言又何長者乃爾侯之始事也國人以爲難而侯不阻侯之算長也侯之集事也國人以爲懼而侯不怵侯之操潔也今之竣事也國人以爲世世之功而侯不喜侯之心苦也故此堤一日而不毀郎士大夫父老子弟之頌侯者一日而不忘侯曰唯唯敬拜君子之明訓因書以爲記時萬歷乙卯六月吉日

詳撫請立便民碑記 天啟四年 長洲知縣張梧茂

長洲縣爲嚴立會計以垂永遠事照得江南賦役浩

緊奸弊叢生所憑以出納者會計由單耳故先年有
經賦册之刻又有賦役全書之刻法至縷析而小民
稍知奸胥非利其牽承正署錯承之際新舊交代之
時巧肆欺罔始而緩匿由單旣且混亂會計任 飛
灑恣情乾沒以中飽焉當事者旣傯遽不暇詳 而
彼閭閻小民耳目邈渺亦安能一一執田糧而叩堂
臯哉鼠雀滋弊不可問矣追徵解之時又復挪移支
放以便私圖致京邊緊額歷年以來逋負如邱而官
與民且兩受其累本縣深晰弊端思垂永例莫如勒

石逐衢細裁田畝銀米之數與比較緩急之序使小
民一目了然即每歲稍有增除不妨臨期另示總以
六月定推收九月初一日定由單則官抵可書一徵
輸而奸胥無所用其欺矣有地方之責者上凜國課
下念民瘼其永鑒諸長洲縣知縣張梧茂勒石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
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
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

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

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于

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顏
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
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
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
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
全乎為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
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
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
出鉤黨之捕徧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

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身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

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興復廣孝阡記　張樹維

頃予填撫江南首詢民風淑慝而駐節蘇郡則尤致訊所自始也其地襟江帶湖人文挺秀無論魏科鉅卿項背相望仰抱忠矢節與日月爭光者亦指不勝

屆觀感所及凡衣冠縉紳之流罔不吉凶術禮獅之
愿驅僧尒門厮養皆以火葬相沿襲父子祖孫兄弟
妻女朝而易簀暮投烈焰旋裹其骨或置嶮坂或沉
深淵於是環城內外晝夜焚屍穢氣騰觸悍然無忌
其初溺浮屠之說以四大爲幻一空所有不知就佛
氏教言亦云證果示寂吐三昧火爲荼毘自起自滅
未若今愚夫愚婦之積薪燃炬燬骨揚灰也伊川先
生有言古人之法必犯大惡以爲橋伉鄰奇寸磔不
足償其罪則焚其屍今試問死者生前與戚屬相詬

何如親暱一旦就木形去神存魄散靈在遂忍膏血塗草莽煨燼散藪澤乎倘云葬則周身周棺之具並需堅厚力不能贍胡緇黃齋醮冀資冥福靡乎數十緡毫無顧惜獨不可供蘽梩之用乎說者謂蘇爲澤國山淺而田貴賦役繁重細民所獲營兆獨不有向設義冢乎因核紀載宏治間知府曹鳳特創規制郡凡六門門各一冢冢各延袤百五十畝隸長洲者四隸吳者二吳文定寬爲之記魏恭簡校垂之訓沈逸民周頌之詩琅琅在人口顧曷不動蠢頑之惻隱而

拚骸猶纍纍乎或又言義冢自隆慶間知府蔡國熙禁火化加土修埔至萬歷之季火化之風再熾里正胥徒忽利賄土告佃起科半爲烏有更民間以義冢相遁壅因之壑恥昇櫬入其隧余聳然曰是無難庶檄兩邑按故籍而復頃畝之縱橫禁壅因於鄰壤再築垣爲限培以封樹收䕶其阡曰廣孝阡俾市井噬噬之衆顧名思義更化易俗瞻焉㦤而興悲望松楸而隕涕死者免毀棄之慘生者逭流殛之刑其於宅邦風教未必無補余與郡邑有司共膺王命而涖茲

士庶幾稍慊於心乎遂伐石爲之記

重修長洲縣學記

丁思孔

古先王敷教以治天下自黨庠術序無非學校而其教之之人即一鄉之賢士大夫習知土俗性情因以簡其帥與不帥者而興之勞之則人之淑慝咸相見而一無所容其欺僞矯飾之情所以事勸而業成凡智能勇功之士爲國家建大猷肩大任者無不出其中故有禪讓以遷代以武功定天下及統緒甫集未有不汲汲於敷飾文教以爲永安長治之世者誠以

效雖緩而功久也迨行之變遂儒學與吏治既分而途一切理民經國皆以爲不必出于鄉三物之中而惟智能勇功之是鶩舉凡古初厲世磨鈍之具率視爲江湖無當之虛文相與排背而去之設有可其職者總總焉惟德教是憂反衆起而極詆之其非篤信而竭力者亦且靡然從之而不敢復道於以求人心之敦茂而道德之凝承也不綦難哉於此有人焉不顧時俗之浮言毅然立教以爲己任舉廢起衰以行之亦人所難能矣曰今大江以南若姑蘇固吳越之

一大都會也承要離伍胥之流風文以延陵季子辭讓之節其于忼慨憤激之事或至滅頂剥膚而不暇惜豈非明於憂患之故而獨立不懼者哉然而弊化奢靡之虞亦已久矣司是教者就所長以正之因其弊而革之要厥觀摩必自學校始矣嘗考志乘在郡之儒學三而長洲學宫建置獨後創于宋之景定再立于元至正間而改設於明之嘉靖歷年滋多傾圮必患訓導王君若受事典學門然嘆興捐貲以謀完葺

材庀工未幾而棟宇克新垣墉畫落具所謂毅然

已任者歟思孔不敏司會是邦慄慄焉惟教養無術之是懼王君修學成而鄉先生暨學之諸弟子員咸造余而請爲之記且曰礱石以須久矣余嘉王君之志與余之見固有合也

今天子緝熙遜敏嚮意於文凡中外明揚之典必察其有無與行教化以爲考課之殿最斯求吳人士將由玆學之振興知所以導民成俗其本必在乎是於以絜隆夫比閭族黨之化其彛豈有合矣王君名玢

安慶桐城人康熙十六年歲貢生

大中丞韓公講德書院記

吳偉業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奧區保釐得人寔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于茲土其職任甚鉅

先是江南逋額未登令下鉤考而中央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民出於不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

拜命蕆飭惟謹越視事再朞有

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

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異世默志
凡藻拜首叩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此
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遏而
謀于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郎湖山縉紳之
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遊來觀黃髮兒齒循階及
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亦公
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帡幪樂聞斯衆爰從諸父
老後拱揖而言曰吾與過都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

瘠磽鹵民有慝巧柔囂議曹書佐人競錐刀隧正閭
師工爲螟蟘立區盜中收不中弃更備賦調輸或流
程交簿牛毛奇羨絲兩先貸未集來逋總至下雖累
入吏因弗除非甚簡括曷由丕誠於逕郡府之立也
撫崇山廣澤雉兎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
灌捌萑葦之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纊梓漆之
利以贍軍寔地湫而隘人稠以龐主客狎處良黠異
數一以爲網罟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
之其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撥繼緣置町畦中版圖

息姦詭贍鰥寡戢豪右乃進耆老而道焉曰迪爾
錫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畢入修賦毋缺於租挈以
貢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惇行毋鬪於關諍以
麗縲罰黃綬以下奪攘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掾吏
之屬貪惏放橫我其爲爾殄殲之既而曰設兵所以
衞民也儲偫委積必豫必充牖資餼牽告豐告備夫

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侯奄致訓
緫莊不渝齋夫設㕔鼓㮣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
始時也公之威德流聞迸邇緜繩收跡光于有截廷
議戢矢櫜弓帥謂勿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啓行扉
屨糇糧緊公是賴公收舍艘總僝飭掾吏庶人上華
勿得苛留淶辰之濡狡編裝集赤泥連檣假諸隣境
黃頭鼓枻雇以官錢無不銜尾即舷檥於水濱供張
如法辦嚴有期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
飮餞郗亭介騶千羣華車百乘門不藥五穽絕謂呼

屬城廚傳載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胥蝡紼纚縱之
亟徒引之作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乎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既安既樂或謌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
見奪於市商雞豚菜被掠於鄰一童鞭驅斑白負擔
扶而大詢呼聲嗸嗸囂爲争言飲羊無直椎破廬罌
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謁怨家告縉惡子摋爪涶麻
戟手致死負販帶鈴突入摸牢斧斬門闕捽期已去
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鷹入豆萁較卵麓山其顛濯濯
櫟社弗享鳥亡其巢提髦挈倪負牆而號今也門唐

个獲由公而復糞除宗祧塗塈垣屋父兄閭黨由公而覩肥牡旨酒進醲西疇因瞻禾粟公為膏雨斥彼蝗蝝穀我士女関梁塗衛公為安車蹢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十千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疴瘵砭劑搔把塵垢公也俞跗洗沐營救膴膴其原昀昀其隰山嶽而清水環而碧陂塘烟火燕物繁滋我行於野以嬉以敖魚泳禽飛卉夭木喬誰將風箴政之管籥誰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鍛乃勤斤斵乃陶甄甓乃施樸斲圬人改塗工師度木三筵

六藝講堂屢屆絃誦之館習藝之房歌詩習禮
鏘鏘盤辟雅儀讀法亮齊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
都試嚴鼓在室熊旗劉侯張帷置齊負弩抱箭持韊
夾戟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此作輔故吏
諸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類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
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旗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虞
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懷方公在南國克釐庶績
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祭也道合於忠孝和協於人民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祀俾勿壞故不可以無記

文星閣修造記　彭定求

康熙四十二年文星閣修造蕆工次第完備定求竊歎經營歷有二紀追思作者之前勞既荷同人之協力而表遇以時叙述竊恐後之視今猶由考徵以知所興起也乃總舉而爲之記曰文星閣爲長洲學宮而建亦名鍾樓前明嘉靖間舒侍御汶以福寧寺爲學

議者以兌方浮圖雙峙非異方特聳星峯則形家宗利故建閣昆高而增址於今稍北萬歷壬子復遷於此經費累千皆出官帑有孤竹韓侯碑記可考也閣既竣長洲名賢鼎與若姚文毅文文肅陳文莊徐文靖諸公炳炳麟麟增光桑梓可不謂星文鍾靈之驗歟崇禎癸酉更經葺治折址以祀建閣首庸有陳文莊公碑記可考也迺丁鼎革兵燹震蕩閣爲風飄雨漉鳥棲鼠竄委諸荆榛蕪蔓中莫有過而問者吾郡人文零落紳士摧殘亦不勝咨嘆云康熙癸卯吾師

敬生吳先生以閣頂久敝始爲募修併建書院數楹崇祀文昌額曰桂香殿哉榆藝程置田飯僧俾之看守惜字放生月爲之會此修造之始也甲寅仲秋定求遇天局梅梁柱上飛鸞開示謂實宣化於此伏念神之格思矜於影形庚申告竣遂祀玉局於殿左尤檢討爲之記而[illegible]鐫未闕步趨遐邇是時遠近人士聞風響臻因於東偏建閣三楹顏曰朝元恭挍天宮書十對藏匿六星曰文昌宮府有附麗之象焉有又建堂三楹額曰時習爰列文昌立教羽翼宮牆循行

古者術序遺意然舊閣四重浸漶亦由諸經侍講獨有厥任經次丹護焕乎矣新先君率門弟子數十人月之朔望分題較課數散斯輟相易以敎實學浸虛聲戊辰閣頂復沒先君亟爲募貲蕆事而有爲之記此修造之績也已已先君殁門弟子立祠於西偏修春秋釋菜禮丁丑顧中丞又建閣三楹祀漢壽亭侯閣下專祀吳先生前營精舍而閣頂亦經重修定求復憶我師疇三宋先生擧者設教城南衣被後學因於先君祠南爲祠繆侍講爲三賢祠起辛巳定求

於殿西北隅募建兩館便生儲淨修矣表增築門垣改鋪石砌庶幾規模堅久此賴於修造之後者也謝自癸卯迄今閣頂之修凡四度塈之庭凡四十楹集費不下二千兩有奇其中則星斗蓋崎其東西則兩樓翼如修廊曲徑環繞周遭嘉樹垂蔭清流縈帶眺望則可以共星辰肆習則可以居師友游焉息焉亦可以答景光陶情性謂非城東一勝地哉或曰書院之設例視學宮何爲乎祀倚文昌若近於道家言非儒者事噫嘻彼特不深察天人之故爾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聖人神道設
教之義明於圖書之精陰詩之厚必有默司其命者
則文昌之不爲虛無窈渺也夫復何疑惟茲地高明
爽塏神靈陟降實爲人文萃渙合離之所學者果能
常與對越提省此心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欲消理
長足爲砥志修身之所尚若如蘄曰科名燗鑑而已
猶是瑣瑣流俗之論也以定求之愚柔無能仰報鴻
庥於萬一日月荏苒猶得歸老鄉園晨夕瞻依詎敢
隕越以忘所自謹備識原委而申明其說繼長增高

無使壞墮尚望後之君子

重修文星閣記　　彭啟豐

閣在吳城之巽方爲長洲左翼與雙塔並峙自前明萬歷年間創建康熙修葺迄無廢墜予嘗考姑蘇大觀記每登閣眺覽城內外山翠湖光俯首可挹煙嵐吞吐雲物蔽虧蔚爲吳會人文往往有大儒碩彥出於其間辛未冬余再使浙江道過里門知閣頂於夏初爲雷雨傾壞因急倡修治與同志者贊襄不三月而事竣木之朽者易之甎甓之缺者新之丹堊黝漆

歸然舊觀計費金若干列助捐姓氏暨欵

諸石同人請予記之予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爲孝友光昌之象而禮經載黨有庠有序家有塾漢儒謂三代後人心由樸之智故法制由簡之密凡二十五家皆有學焉鄉老掌之即地官黨師州長之類嗚呼可謂深且遠已今閣下殿三楹奉文昌旁有時習堂祀三賢於後我先曾祖父同諸前輩漸次修舉規模具備每春秋朔望里中人士會文講習其中登斯堂者肅衣冠而入蔭嘉植俯清流

執經問道彬彬乎聲應而類從相勗以砥行立志抉義利於微茫屏枯壇之標榜則是閣也非師家有塾之遺意歟至若先後擢巍科文章理學卓然在人耳目益知閣之上應星垣爲擊蛻輔翼者不第如形家言壯東南文明之象已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予喜茲閣之修數旬觀成猶見人心之樂與爲善而維持勿墜之思至今存也異日者有聞風興起追躡哲之遺範以昭肄業於其下相與敦實行黜浮華誰謂先進之流風餘韻不復覩於今日哉予於閣中人

士有厚望焉是爲記

重修文信國祠碑

李因培

有宋信國文公以德祐元年兼知平江府事其時元勢方張封圻日蹙公抑循百姓選將練兵期爲臨安作屏蔽會獨松關告警遽入衛公率衆亟行去數日城守王邦傑以城降臨安遂不可支平江人之賢者以公涖此無幾遂膺急召公去而金閶茂苑罹戎馬蹂躪之災向使公在平江城必不下守平江以號召常潤諸州義士雲合霧集事未可知卒使元人鼓棹

南行馴至厓山之變即公間關百折再舉義旗而大事已去無能爲役天實爲之公將奈何今距宋亡四百年矣吳人思公直公祠祀不衰其子孫家吳者世董祠事人人目爲忠節之嗣比他名臣裔獨厚而公嗣亦世多聞人有文齡者乾隆三年曾以孝行旌於朝齡子朝節感祖德之未墜獨出己資葺公祠宇遂建齡祠於側用以侑食請文以紀其事余嘗謂宋自南渡後其君若臣率以苟安爲務至其末造國微民貧而賈似道之徒方且張皇六師渡淮北伐及襄陽

不守上流全失天命已移乃以國事委之　借
出而救敗抑已晚矣信國公早講伊洛之學根柢性
命道見天步方艱投袂勤王萬死不挫至於成仁取
義鼎鑊如飴宋之統緒隨公而盡天下萬世比公於
日星河嶽其精神當無不周豈區區平江一片土哉
廼君子之澤引而益長彼夢炎文煥聲飄風冷骨莫
知所之而陰房鬼火中人相與尸祝而未有艾於此
見性命之事不與成敗爲存亡詎不偉歟公祠在他
處者有司以時展祭獨此祠得文齡而益光吳人以

爲美談洵扶翼名教事也故記之

重修鄭氏五賢祠記　李模

吾郡城社壇里有鄭氏世祠祀漢康成公宋漁仲公性之公所南公裔孫雲山先生於萬歷年間恢宏其制以妥靈也基二畝五分有奇命僧守之鐘魚梵唄蕭然無車馬之喧昔年雲山公課諸子讀書於其中吾友孝廉敷教與郡中諸先輩嘗會文講學於斯郡守蓮湖陳公題額曰鄭廣生書院即其地也雲山公事兩親至孝敦仁績學遠近企仰親疾禱於神乞以

身代果延母壽一紀事見闕成章侍御墓志而文心惟樂善端義䘏隣贍族不吝推衣給食置田三十四畝七分三釐二毫用以綿粞糭霜露之思且以崇道賢繼孝之則於墓廬之傍撥蒸山地五十畝五分一釐六毫作法豕而爲慮遠曾孫燁熿克承先志復置附墓田二十二畝九分以供祭掃今乙巳春敷教暨兩弟燁熿因祠宇漸圮謀有以新之易其敝棄施之丹雘榱桷戸牖靡不整飭改觀工既竣遂以雲山公祔祀改額鄭氏五賢祠屬余爲文以記之余稽宋史

靖康南渡駐蹕平江徽宗后鄭氏國之懿戚隨以播遷吳越與閩中往往多占籍以居今其譜牒堪爲考證康成公固遠祖在宋真宗時詔免崇祀子孫無論南北皆得奉祠以祭雖源遠枝分溯而上之則猶相通於一氣也矧其功在聖經學者賴之得所依歸者乎道漁仲公著書力學不求聞達性之公忠誠盡瘁非炳史冊所南公終身隱憂不忘君父此其賢哲萃於一門休光垂於天壤立言立德邁越等倫復繼以山公之親親尊祖孝通神明剞劂譜以資時饗使

收族之道不廢於今日規模鉅也功至善也以之表
俗坊民詎曰非宜光之祀典尤輿論之克協者宜乎
子孫蕃衍綸嘗弗替矣昔有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覩几筵而興思仁讓序昭穆而承　高曾詒　燕翼
保世滋大以卜鄭氏不信然也哉是爲記

明天津兵備道蔣公祠堂記　　陸桂馨

吳中甲族雲礽蕃衍人材輩出百五十年不替者首
推蔣氏而皆自明天津兵備道雉園公啟佑之公崇
禎戊辰進士授浙江餘姚縣知縣餘姚訟繁吏黠公

和平聽獄明察別奸懸賴以治士人多沿王文成良
知之說公以朱子爲宗與之講明切究士習一變有
功理學調知河南上蔡縣時流賊蹂躪若豫攻陷城
邑雒陽汴梁蕩爲邱墟上蔡近在肘腋公至修城闉
嚴保伍練壯勇賊覘知有備過而不犯孤城獲安朝
端重公體用兼具陞兵部主事旋陞郎中尚書武陵
楊嗣昌剛愎好諛諸司皆承順風旨惟公侃侃不阿
嗣昌啣之思以事中公會公擢天津兵備道得免天
津城久傾圯公上請修築復相度形勢於丁字沽易

村楊柳青作三臺捍蔽保全兩浙白糧數萬南直新餉十萬長蘆鹽課六十萬一時臺諫交章列薦思陵將大用公適嗣昌置妾南都舟繫津門人皆厚餽公獨無有謂嗣昌私人曰奪情延上命也千金買麗姝乃可已乎其人以告嗣昌益啣之乃文致公罪去官未幾燕京失守公以南還丁艱雖論者謂嗣昌之忌公正以保全首領嗚呼夫豈公之志哉記曰有道有德於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之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茲有道有德者旣祭之瞽宗爲先師矣而其所

生殁之鄉流風餘韵鄉人尸而祝之公之文章政事卓卓千古允合祀典康熙五十五年學校之士以公行績請祀鄉賢會孫光轂卿文瀾偕其族衆建祠虎邱山塘春秋俎豆乾隆八年元孫比部日標念祠基偏狹駿奔不肅謀諸宗老拓地增宇輪奐加廣塗塈一新屬予記之比部筮仕安陽濬渠減耗設學賑飢著廉惠聲攝湯陰纂葺岳忠武祠修韓魏公晝錦堂顯忠表賢入爲秋曹雪寃讞省株累平反甚多爲政能繩祖武及居林下尤汲汲於先人祠宇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比部於是乎知禮矣兵備公啟節於前賢子孫繼述於後將見之雲礽蕃衍人材輩出未有艾也是爲記

一履素先生祠堂記　　朱彝尊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歿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啓而學術殊時文工而

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
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
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則儒者之效矣曩予
泊舟匠門閶岸有讀書整飭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
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
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畢于鄉名曰盛
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
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梨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
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

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湖生別野紀亭戒之候謝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御史商邱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嚴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事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求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矣於是携樽酒陳百果爇瓣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於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其本末於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茂貢生諱應奎之孫福建按察司副

使諱情之會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蛩齋集

顧貞孝先生祠堂碑記　彭啟豐

前明長洲貢士顧先生之殁也閱今百餘年邑中人士追慕先型私諡貞孝先生乾隆二十二年建立專祠於花谿故里神室若干楹楹宇崇閎及於門扉修整畢備有司以時節往祀所置祭田若干畝勒石以垂久遠既訖功屬啟豐撰麗牲之碑謹按郡人盛王贊所撰墓誌先生諱國本字君寧世居碧鳳坊幼喪母哀毁如成人事繼母盡孝無間言父病嘗湯藥性

謹病亟籲天祈以身代父夢神人授以藥病遂瘳人
謂孝感所致此先生之敦倫也既壯補長洲學生試
輒冠其曹讀書務博綜經史學有原本詩文莊重典
則更饒逸致此先生之植學也持身謹嚴雖燕閒談
笑無惰容課諸子不少寬假有權貴慕其才意欲羅
之匿不相見此先生之持己也臨財好施與友人鬻
去其產直千金不責償卒隱其事歲歉嘗爲粥以食
餓者負經濟才當事有所咨詢必洞飭利弊直陳毋
隱此先生之濟世也儀封張清恪公謂先生事親孝

植品端學醇德懋遵作士楷式詢足為定評矣盍嘗前明盛時吾吳士大夫類多以名義自砥束身敦行為鄉里矜式門內之修尤劼毖罔懈觀夫神人授藥一事苟非積誠數十年造物無所憑以轉旋也夢之感召豈虛設哉今顧氏實初相繼簪纓煜耀宜乎崇報本之誠而聿新廟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歟易之萃曰孚乃利用禴言薄祭亦可以交神也渙曰假有廟言與祖考接聚一己之精神以合幽明之渙也惟子孫祇承世守有所萃聚而不至於渙固渾

之人士仰前哲之風軌知列郡之內不但百里一嘗先後嚮嚮相望莫不感發興起廬山高水長之思其所維持甚大先生嘗築灃洄有漪碧亭春華館聽濤鶴汀諸勝發五片爲徑繞植名花卉與范長倩際仲醇鄭士敬輩詩酒往來烹間則亦瀟洒自得之徼而風世勵俗英爽洋洋其與世常存者固在立德立功矣乃爲迎饗送神之歌其辭曰

遶花谿兮芳樹曖雲棟兮起霞蔡神來兮蹁躚棲林泉兮滿煙霧擊鼉鼓兮吹笙紛子姓兮趨盈庭神惝

悅兮陟降覩昭明兮洞幽爲薦黍稷兮馨香陳佳蔬兮潔蒸嘗神之去兮徬徨懷芳徽兮永不忘

戈氏宗祠記　許王猷

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宗祠之設非仁人孝子所以敘水源木本之誼而衍不匱之孝思于無窮者乎楓江戈氏于乾隆庚辰歲創立宗祠創之者黃鴻也黃泳也黃灌也黃湘也而今其創之者則東原公也繼東原公有遺命而黃鴻等克成其

誌也粤稽戈氏得姓于夏后氏代有顯人散處汴梁
姓[illegible]譜德間者各有支派而遷吳之楓江則自東原
公之五世祖望山公始望山公諱堂於有明中葉卜
居楓江生愛山公愛山公生敬山公敬山公生五子
故吳中五支皆望山公後而東原公之父令嘉公諱
地為望山公元孫承累世樹德之後益宏厥緒詒
謀燕翼後嗣熾昌東原公諱元鑰性孝友好施與尤
敦睦宗族樂善不倦老而彌篤臨歿諭諸子曰世人
罔念一本之誼視宗族恒如陌路予立志捐義田以

贍族惜老病不及舉行汝等務體吾心捐義田立宗祠以成吾志黃鴻等四人遵泣而識之不敢忘歲之庚辰恪遵遺命共捐義田千畝有奇建義莊四十餘間諸大憲嘉其事題請建坊旌表又立宗祠春望山公爲遷吳始祖而以令嘉公爲配焉此皆東原公之遺命而黃鴻等克繼志述事以成之者也祠成屬余記其事余惟敦倫之道宗祠首重至義田之舉自文正范公行之于前而繼之者絕少今文氏伯仲克承先人之志以敦木本水源之誼義田以贍之宗祠以

孝之族屬子孫咸沐被其澤以享康樂洽情意自祖
宗視之應亦幸子姓有聚順之休而無顛連之苦且
歷世雖久而仍不啻依依於一堂也九泉之下不大
慰乎非具仁孝之心而能爲此哉由是而推之自親
及疎由近至遠以仁孝之心溥而爲利濟之事人心
從此淳卽風俗從此厚於
聖世教孝型仁之治眞可謂觀化而順則者矣載之
史乘實足爲邦家之光而非特戈氏一門之榮也於
是乎書

重修三節婦祠碑記　張泰開

古來烈女節婦或臨難捐軀或守貞畢世史冊書之俎豆祀之宜也然其間有幸不幸焉生於窮簷處於絕微愚民無知無由上達卽當時被旌門之典而無人焉爲之建祠致祭有祠矣而日久頹敗馨香遂替終于韜光沉響晦而不彰飲恨九原艮由秉彝之好同者或鮮不能爲之維持保護於不衰也蔚溪舊有三節婦祠祀烈婦黃氏姜氏節婦蔡氏考邑志載黃適上虞丞周稱偶疾革謂黃曰若年方富無子我死

早擇所之董泣曰願以身殉稱殁董取織綃書冰清玉潔四字于上衰絰自經死姜適吳會命畫丹青婚數月殁姑舂其志姜撿夫所繪丹青綃幅縊於柩旁

蔡適禮部侍郎周祈孫建寧司理琦子倫蔡耕叟隆倫就婚於楚旋歸蔡走數千里自楚來吳省舅姑未久舅姑與夫相繼亡赤貧撫孤辛勤拮据五十七年殁邑令江焱料上其節行于朝爲作記傳後邑之義士陳詩處士逵請之令鳩工庀材建祠以奉蔡嘗蘇陸孝廉時選蔣太學一龍丁學孝諸君出金置田佐

費詩發而主達孫汝高代主之春秋二丁皆汝高趨蹌執事祠建於萬歷丁酉至康熙戊子候選知縣周君椽于蔡節婦爲族孫捐資重葺今又五十餘年祠漸傾圮椽孫候選主事禀仁復捐己貲易衰廻加丹雘廟貌一新於是過者相與欷歔嘆息謂節義之人雪操氷心自能不泯于天壤亦由

聖朝之教化廣被入人之深人人各具秉彝之好也而主事君繩其祖武弗吝輸金善繼善述崇節義亦以展孝思其名可以垂奕祀矣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秋崖朱公祠堂記　覺羅雅爾哈善

明嘉靖中倭擾江南蔓延江浙閩廣數千里濱海州縣咸罹慘毒師老財殫凡十餘年而後平當時論者推原禍亂之由皆以讒殺秋崖朱公之故按史傳公長洲人起家進士歷官著清白屬倭警初起以都御史奉命督撫浙閩海防公稔知奸民以通番生事端勢家以護持爲利藪志在遏威消萌永杜後患於是誅斬島寇翦除豪猾一切以便宜行事海氛漸定而羣小媒孽公者必欲致之於死既改巡視以殺其權

旋遭削籍及聞按問之命竟發憤仰藥而卒公死三
年海寇大作遂不可弭事平之日朝廷未聞追念公
究有易名賜邺之典子孫貧困大吏憐之僅爲給田
置宅此曲突徙薪之喻古人所爲長太息者也予奉
命撫吳以來嘗於政暇尚論吳中先賢及公之遺事
讀公之奏疏歎其清强峭直可遠比包孝肅近方海
忠介而才略足以濟之又吳人中所少者舊有祠在
樂安里久廢雍正中移建長洲縣學　文廟東近又
頹圮乾隆己巳九月公之裔孫雲祚等捐貲重構焉

工竣謁予為記因書其大略俾勒諸麗牲之石復為
歌以祀公曰
公之生兮挺孤忠遇盤錯兮礪乃鋒入海斬鯨兮陸
剸豺兕魍魎匿影兮妖狐妥尾讒人罔極兮長冠敗
詠僨盈兮公殞身公身殞兮禍斯棘東南澒洞兮十
年不息今時道泰兮海無波楹桷重新兮廟貌巍峩
春秋俎豆兮近宮墻惟此邦兮為公故鄉乘靈飈兮
擁雲旗神來格兮毋遽歸驅厲降祥兮護桑梓自今
無替兮傳于萬祺

新建永仁堂碑記　　沈德潛

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而引乍見孺子入井以明之是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也人能擴而充之徧於心而見之事一二人倡之人人從而和之行於一鄉一邑即可達於天下焉吾吳士大夫敦厚愷悌樂善好施有育嬰堂以慈幼有普濟堂以養老收貧廣仁堂有地之棺錫類堂無主之櫬皆所謂擴充不忍人之心見之實事者也柰地實人稠貧者十居八

九死不能殮比比皆是一遇荒疫橫尸載途目擊心傷乾隆十七年六月善士張雲龍周振緒劉臬施棺假南濠水神閣設立永仁堂隨有善士江鉉周麟趾吳國鈞馬國璇徐尚明華仁主共洽等延而助之延予主堂予邀顧君紹麟互相參贊但慮有堂之名無建堂之地適諸善士來告曰虎邱山塘有前中丞韓公廢祠一區守祠者年以售人可購以建堂予因請之中丞莊公有恭中丞許之視書堂額撥入官田三十畝以資經費於是諸善士捐金購地除臻芥繕墻

垣葺隄岸建大門二門中仍爲韓公祠供眾主奉香火蓋韓公撫吳時撤滿兵濫積賦爲德最大也西爲永仁堂門左右屋宇賃以生息佐經費不足共糜白金二千兩十年於茲施棺不下萬具乾隆二十五年諸善士復來告曰施棺出於緣貲緣貲盈縮無常堂基雖築堂終未建非長久計安得經費有恆庶堂成而任事者有定處使數年苦心不至中棄乎予與米觀察宗元請之方伯安公寧方伯許捐銀三百兩並及白兩而方伯告殂吳子世科商之諸善士諸善士

相與醵金爲會鳩工庀材建設此堂越歲乃事竣矣
是而規模始具堂成請記於予予惟人情勤於始而
怠於終故天下事每成於難而隳於易書曰愼厥初
惟厥終易曰无初有終當諸善士之創始無毫末費
無尺土寸椽惟因一時不忍人之心志專力奮歷數
餘年之久用萬二千金之財似乎甚難而成之易易
今堂雖成而用尚巨倘從此或委靡玩忽或意見齟
齬則堂之壞又基於此矣願諸善士協同人中正之
占凛愼終如始之訓覛今日之易倍切於昔日之難

整飭維持充不忍人之心以輔先王掩骼埋胔不忍人之政由是規模日擴垂之久遠後之過者皆曰此某某之功也名與堂並傳豈不休哉住堂者爲吳世科沈霞岳例得並書

臨海義田記　沈德潛

書曰惇敘九族記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先王教民親睦如此誠以宗族兄弟其先皆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我欲食而忍聽族之饑乎我欲衣而忍聽族之寒乎我男生

願爲有室女生願爲有家而恐聽族之婚嫁失時乎
我生有養而死有歸而恐聽族之亡者舉而委壑乎
我子孫冀其成材而恐聽族之幼稚無可執業乎先
王教民親睦所以防其漸也贈通議大夫文東原翁
之創設義田可謂得先王遺意者矣文氏自望山翁
遷吳居於楓江數傳至東原翁而家遂大翁性孝友
凡報本追遠敬宗收族之事無不罄其橐平時訓諸
子曰世人惟計温飽勝人罔知祖宗一本族之困窮
視同膜外吾少讀錢公輔義田記至奉養止乎一己

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未嘗不掩卷嘆息今吾家族衆繁庶思置義田千畝歲收所入以濟貧乏汝曹其踵而行之以承我志因先置腴田四百畝俟數足建義莊貯之事未竟而翁歿諸子黃𤫊黃泳黃滙黃湘遵遺訓續置門田六百畝構屋四十楹立爲規條饑與食寒與衣婚有助嫁有資不能棺者殮之不能瘞者葬之子弟之貧而秀者收而教之愿者與之業酌中范文正公義田之例以承翁志焉夫義田始于文正公少孤公太同守繼之久而有濟陽陶氏晉昌

唐氏兹乃有臨海戈氏履歷已今七百二十年與門惟此四族何其難也豈盡無仁人孝子之心哉貧者無其力而不能爲富者吝所有而不肯爲遂使其始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而不相顧先王親睦之教漸流于衰熄也嗟乎吳門非乏富厚之家爲祖父者欲子孫長擅其富厚多積餘藏以遺之而尊祖敬宗皆視爲不急之務爲子孫者惟裘馬是好聲色是娛揮千黃金不惜其可盡心于祖若父者錐刀之末是靳安望能廣其惠于一族究之多藏厚亡所爲富厚

者終歸于烏有也獨戈氏爻作於先子述於後輕貨
財重水木綿世澤以無窮聞其風者可以恍然悟奮
然興矣

重修樂會縣知縣周公墓記　　嶺諳祿

主事周君懷仁修其族祖樂會公墓揭石以禁樵採
屬諳祿記公行蹟於上公諱森字景通正統戊午舉
人授潮陽縣教諭潮自韓文公延趙德爲師而人知
嚮學宋元兵燹庠序弛廢公以文章相倡導潮學復
振陞樂會縣縣孤懸海外民猺雜處公至輕其徭賦

化以禮讓民猺德之海寇竊發公觸冐炎瘴爲兵勦
捕寇賴以平時剖陳𤨏㓂宋守之再見逾年殁猺民
相與奉衣冠聚土爲虗塚歲時祭祀配夫人公殁
有土酋欲以女字其孤夫人不可携幼稚絶海登陸
歷茶水諸谿洞洞賊膻在㧱欲畧賫婦女夫人負公
骨於懷誓遇賊則抱骨投崖下死賊亦重公名不敢
出竟脱虎口萬里歸其家夫人通五經家立講堂自
課二子鄉之才俊咸來隔帷受業長子韶舉成化庚
子鄉試爲興國紀善世宗入繼大統陞進官少宗伯

大禮議與諍者輒見斥辱轉移君心保全善類甚多
稟夫人教也公與夫人合葬於武邱半塘與文定公
覓長其墓今春主事君因祭掃見墓道頹圮荒基榛
梗惻焉心傷捐貲葺斧堂植松檟樹豐碑立表署昭
示來茲守而勿替雖公之仁聲善政夫人之卓識堅
操自能不泯於天壤間而主事君之追思一本振廢
扶衰洵足以訓世勵俗矣掇公大凡并記其緣始俾
後之過公墓者感慕興起焉

定慧寺蘇文忠公書歸去來辭碑記

沈德潛

歲己卯我吳定慧寺垣墻圮壞出古碑係蘇文忠公書附靖節歸去來辭付寺僧卓契順者也按宋紹聖初改宣仁皇太后善政黜逐正人御史摘蘇文忠爲譏斥先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公以幼子過自隨時弟子由貶化州長子邁留宜興音問阻絕而卓契順持邁書度嶺踰海謁公於惠嗚乎彼一時亂政之臣如章惇安惇蔡卞蔡京諸人猶是横目二足者也乃病狂喪心至欲廢宣仁爲庶人而於文忠

貶竄無已必欲置之死地獄游方之外之人不憚萬里險艱孑身而往超然而回眞曇名而儒行者視彼一悖二蔡不有所謂人頭畜鳴者乎方卓契順之謁公也或問何求而來答曰我有求當之都下矣公憫其誠爲書歸去來辭公之跋語云然公在惠三年遠道訪公者有處士王原子直廣陵曇秀長老而卓契順爲子邁特傳家書尤關切也公所書凡二本一刻於彭澤而定慧曇本世世寶藏前明正統二年住持妙玹修建古剎又二年曇曇本於大中丞周公忱周

跋蘇公書緣起俾鐫碑石時距紹聖初共三百四十
有六年今距鐫碑時又三百十有二年矣乃沉埋苔
蘚久而復出若有鬼神異物呵護其間不獨使文忠
書顯於當時凡令寺僧秉彝好德之心與之俱顯已
公謫黃州定慧長老顒為公開竹下嘯軒而吳中定
慧亦有嘯軒嘗留公遺像意公往來蘇州必留寓于
此又卓契順之惠州時長老守欽命之且寄擬寒山
十頌公報詩有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
涅一到東坡界則守欽之惓惓於公尤不可沒也今

住持樸庵訥乞予作記并欲重修定慧如妙玹時是寺欽卓契順好德於前妙玹修復于中樸庵訥嗣續於後亦佛氏之一脉相承如吾儒之子克家者也僕剔古碑出之砂礫作歌記事者萬君恬怡顧生景嶽屬和者彭少司馬芝庭金副使會川王生岡齡卞君培基亦得並書

月聲菴記　沈德潛

城東仁孝里月聲菴者建自宋淳祐間舊爲五聖閣介于道衢明天啟二年里人許子禹故祉捐隙地搆

觀音閣于左國初里人王君賢于閣後闢精舍三楹名僧堅機主之湯文正公撫吳奏毀淫祠因斥五聖像專禮普門大士年來兩閣並圮乾隆十八年里人夏振公高松年即觀音閣故址改建文昌閣供帝君藥師諸佛像莊嚴後整閣下有張中丞國維祁巡按彪佳涂邑侯必宏蔡中丞天顏丁方伯思孔李邑侯念兹韓上舍馨祠中丞諸公有惠政于三吳上舍勝國遺老峻節清操時稱清諧先生居與閣鄰嘗護持斯閣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先是清諧文孫

貢士補瓢能述祖德當改建時捐貲竣工重肖像於
帝君之旁主香火者爲僧謙安謙安化去其徒悅岩
有攘地之訟香火遂廢悅岩死而訟息悅岩之弟恒
修復棄壞清規潛藏匪類後經縣閘鑰閣禁約廊廡
穿漏欄檻委地敗甓朽木與像設相撐拄貢士嗣君
裕生東生慮舊迹之將湮先澤之中替更築精舍鼎
新兩閣予取清話先生舊贈聖機詩山下泉流月有
聲句額曰月聲菴遊募研山月輪和尚偕徒畊山住
菴月輪旋卒畊山主其菴畊山素持苦行鼓魚更答

經聲梵唄激揚飄颻於風清月朗之時游行者之煩襟醒臥者之塵夢從此大士帝君藥師暨七公之香火可以長延衆善士締造之功于焉不没皆務生東生之善繼善述也里稱仁孝不愧斯名矣是爲記

讀書亭記　張大受

自結繩以來修身齊家治天下之道未嘗廢書下至農工負販醫卜小技舍此無以旁通後世文字浩繁耳目雜亂不教不學束書不觀謂聞性道亦或多讀而不識其源流朱子云三代禮樂教士之具獨有書

存茂此而置之人才焉得不壞風俗何由醇也大受少稟先人之訓日抽五經諸子令背誦屏俗學而從古文兼授詩賦嫛敓之律孜孜既久窮不自悔肆之益勤嘗請業先達巨公交海內名士晨夕討論折中然後知不足矣

天子巡狩至吳江召試舉人吳廷楨詢及吳中人材首舉大受以對二三扈從臣僉曰然因命入

御舟進詩文一冊溫語移晷稱讀書人者三大受俯伏隍恐流汗自惟固陋未克發明遺經乃蒙羣賢之

推薦

九重之歎嘉感微莫報退而築亭匠門之偏顏曰讀

書益發篋中延名士心研口誦惟日不暇恭書之為

效守先正待後學入朝備掌故在野扶人倫古之儒

林童而誦習白首莫窮蘄與指歸爰作子述專家為師

故久而彌章大受之為斯亭借道器之必兼念名實

之難副庶幾哉出入無敢忘而已而沾沾自云已得

夫何敢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程氏有

分年讀書之法居斯亭也日就月將習以積漸迻邐

同道之士相與切磋勸勉而弗懈虛而勿盈德業進而
悔吝寡斯亭所以勗也

樂鄉圖記

沈德潛

吾友朱子一甫恬退士也卜居郡城之南園讀書課
子浩然自得年四十餘撰著以篤行藏得需之師易
林云鬼游江海沒行于世以爲死亡復見望桑長生
樂鄉遂以樂鄉自號且命工繪圖屬予作記予惟一
甫吾吳巨族也胚胎前光誦揚清芬宜置身亨衢以
繼學士公後乃困於蓬蒿間亦常無聞之人疑其中

有不自樂者而以樂鄉自賢何耶然予觀古今樂在勢位者進退寵辱雖然攻于心即終身享鼎鐘纍珪組而戚戚嗟嗟晷刻不寧而山林寂寞之士泊乎無心與造物游杜甫所云白鷗没浩蕩者庶幾近之覩鸞鳥孔翠因樊笯耀首飾者未可同日語也夫山林之士且不失其樂而况子夏原憲得聖人而師之者耶一甫澹於名利理花石羅琴書焚枯釀秫觴酌友朋中有所得發爲歌詩以寄其志呼膝下諸子琅琅吟誦怡然樂也暇日遊錢王甫園過蘓長史滄

退遺跡嘆霸業之消磨慨文人之偃蹇循阡術登高亭俯清漣艮苗懷新雲山變滅魚鳥浮沉流覽萬象與物同趣今圖中所繪者迹也而一甫歛得于心者工所不及畫而余亦不能代為之言也雖然此猶山林寂莫之樂韜光葆真與世無求者自能遇之若夫子夏原憲之徒縣鶉百結環堵蕭然而其樂若將終身者惟聞聖人之道者優為之一甫未幾乎此而焦氏所云亦未窺尋其旨趣也一甫優游以俟焉可矣

塔影園記

沈德潛

探名山之勝者必梯巘躋磴幽深嵚奇者恢譎而或
病其勞且不能經久而結構林園休憩者平池小卯
魚鳥翔游一切巉巖秀削之狀又不能游目而卯得
惟因名山爲名園斯兩者兼之摩詰輞川莊因乎藍
田白太傅草堂因乎廬山其最著也賦琴主人爲園
於虎邱東南隅山之明麗秀錯園皆得而因之名曰
塔影山巔浮圖隱見林隙故名園本程氏故居幾爲
廢壞主人有之剗蒙翳鋤荒墟構新依故崇卑決淤
經營有年斷乎伊始敞者堂皇俯者樓閣繚者曲廊

靜軒閒龕邃窩深房時灑亭臺環迴垣墻向背適宜燠寒協序隙地植梧柳榆檜桃杏來禽勺藥滿畦寒梅成林藤蘿交絡桂樹簇陰蒨翳蓊蔚葱倩深沉此南岍之勝槩也迤北迺以紅橋沿以莎堤夾以高岡岡雜松杉烏桕銀杏之屬石磴縈邃虎落遮綴洗缽有池瀰經有臺畔條有數株森蕭疎連綿鴻澗翦三泉汁自迸池瀉入淵中乍舒乍咽潏潏淙淙雲垂煙接（泉高處得名）勝賦涵空浩然天成非由人功此北墅之勝槩也閣三面繞河船自溝墅橋進叢生芰荷周圍

鳧鷗回塘紆餘沓溆分流山迤青有無永遠白而

覓綠直溯長渺凝闔棹歌此際以外別道之勝槩也

主人發閒閣居游對名山凡倚主無腸羨入叢士崗

僧談空道流輕羽飛形簡牘如同瑯語而都人士之

討春尋秋攜琴挈侶者亦若點綴以風華掩映乎即

闃則林居之逍遙與探歷之曠與一覽俯而眾集者

所也又主人庋書數千卷興到隨手一編有得於心

脫然蹄筌客至或談討金石或娛情翰墨此更有得

於身心之樂而豈徒獲名山之助相與濯纓而晞髮

頤性而志年也與昔顧高士苓居塔影園高士結志

隱外灑心清川所云畏榮好古者也今異其地而同

其名殆有尚友前民之意焉主人名重光字子宣姓

蔣氏園成爲乾隆某年月日

網師園記　　沈德潛

予讀歐陽文忠思穎詩歎士大夫一執仕版欲遂其

山林之樂而不易得也公留守東都即思買田穎上

閱二十載願遂未遂自序云有志於強健之年未償

於衰老之後良可惆已同年觀察宋君愨庭以名進

廉爲令畿輔有廉能聲數年中游歷監司大吏重之九重知之方將不次超擢同文忠之致位兩府乃年未五十以太夫人年高陳情上聞飄然歸里先是君在官日命其家於網師舊圃築室構堂有樓有閣有臺有亭有游有池有碕有陂名網師小築賦十二景詩預爲奉母宴游之地至是果符其願旣歸循陔采蘭凌波捕鯉奉太夫人晨餐夕膳每當風日清美侍魚軒扶鳩杖周行曲徑以相娛悅時或招良朋設旨酒以觴以詠憑高騁眺幽崖聳峙修竹檀欒碧流渺

彌芙渠娟靚以及躑梧受炎蔢桂招隱片名葩奇卉無不萃勝於園中指點少時游釣之所撫今追昔分韻賦詩座客嘖嘖歎羨謂君遭逢之盛卯坌之佳甯與子美滄浪仲瑛玉山並傳于嗣子奚仕宦不得志扁舟來吳買木石以寄其侘傺無聊之慼仲瑛餼館聲伎甲於東南然將丁末造區寓鼎沸輕財結客比於燕雀處堂而已孰若君中歲袖豯嘯歌自得處太平之世晨將毋之懷無累於中不求乎外此其樂文忠公之所不能遽遂者而君早遂之雖遭遇使然而

亦君之知幾恬退有以自致乎此也匿名紳字廷紳
張志和陸天隨放浪江湖蓋其自謙云爾命工繪圖
又以盧鴻乙王摩詰爲師欲使圖書之幷傳於後也
予與君比屋而居昕夕過從詠少陵高枕乃吾廬句
殆有因君之樂予亦同其樂者乎故不辭而爲之記

攤耗派徵說　　明　王儀

客有過儀而問曰子郡主也一方之休戚於子寄之
金花銀一兩舊徵米四石而子准米二石米價三錢
八分而子准五錢不有病於民與儀曰子過矣論折

色者當考夫銀數之贏虧不當較夫准米之多寡蓋
米數可增可減而銀數則一定而不可移也以長洲
一縣言之本色平米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八石
零金花銀五萬兩白銀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兩零
若照舊例金花准四石白銀准二石三斗共該本折
平米五十六萬零每畝該米四斗五升六合以今二
石准之止該平米四十四萬零每畝止該三斗七升
五合以米准銀多則耗米增之少則耗米減之或增
或減而金白銀一十萬二千六百之數則自若也蓋

壓糧忽可以增減吾耶舊例金花准米四石今講准米二石蓋舊日金花二石衍設米二石爲虛數儀止派實米二石其二石之虛數則削之則名雖二石其實即舊日之四石也論者不察耗米之減而但欲准米之多不審實數之如舊但尠虛數之減請何耶客曰子好異無惑乎衆論之紛紛也輕之重之與時合之人將何言歟予曰豈好異哉余不得已也與時好書愚弄官民與嬰兒無異僞爲支離之說曰白銀准若干金花准若干必如是而有益于民不知國有常

賦賦有定額豈可以私智增之減之不過爲此參差不一之則而爲已侵漁之地耳官府卒爲所罔而不知小民陰受其禍于乃取其不一者通而變之而書爲至一之法使奸豪無以容隱其奸富者不得以有利而就輕貧者不得以無利而有重爲地方計爲窮民計也客曰唯謹受命

羅芥茶說　　文震孟

吳山之虎邱名艷天下其所產茗柯亦爲天下最色香與味在常品外如陽羨天池北源松蘿俱堪作奴

也以故好事家爭先購之然所産極少踰山之所入不滿數十斤而自萬曆中有大吏而汰者檄取于有司動以百斤計有司之善諛者若以此役為職守然每當春時茗花將放二邑之尹即以印封封其園廬芽已抽則二邑胥吏之黠者踰垣入先摘以獻令令志先以獻大吏博歡笑其後得者輒銀鐺其僧攝羅之而胥吏輩復嚇咋僧盡衣鉢資不足償攢眉蹙額或閉門而泣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客有譚書其地者往往為僧咨嗟而莫爲之計余笑謂客政有僧具勇

猛力者拔去根株無留纖寸與此手段便許之成佛作祖直戲言耳甲子歲有巡方使者督責尤苦僧某竟如予言蘿除略盡蓋已辨此手殞逝一日鄧伯禮予冠公過予言曰當吾作守將有此輩差强人意余笑曰乃以見明公之德政耳述非明公惠愛素著鄉有成佛作祖之僧其能決絕如是耶公亦笑曰敢煩史筆少記數語爲守土官解嘲可乎他日述此語于邑侯周凡腴公公復大笑曰有是哉多欲則多事多事則擾民能使根株拔盡無留纖寸然後可成佛作

租糧可撫民澂衆世法畧具此矣嵆冦陳二公一時守令之最賢者也故能爲此語余因記之以備郡志中一則佳語

題七姬權厝志後 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文徵明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粹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爲太常

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
朝爲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
武崑山人國朝爲兖州知州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
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廸輩俱號高邁不爲
所屈者今不免亦爲之俛首執筆其䟽羅之勤有可
知者昔人謂時棄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覩此有
深感焉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四